



## 清浅时光

□ 袁二辉

自从儿子上了高中，梨子非常注意说话的方式——温柔婉转，话到嘴边斟酌再斟酌，生怕惹怒了他，再撂挑子不干了，那就傻眼了。

不记得有多少次，儿子总是莫名地发火，朝着人一阵猛怼。梨子只当他学习压力大正在释放，虽然恨得牙根痒痒，仍强颜欢笑。她偶尔在办公室里发发牢骚，过来的同事教给她一个绝招：忍，再忍，接着忍，一直忍到高考结束那一天。嘿嘿，想到那一天……梨子就偷着乐一回。

高考结束两个多月了，梨子好像忘记了所有的不愉快，跟儿子相处得平安无事。

就在刚才那一刻，梨子恨不得一巴掌拍死他。儿子歇斯底里近乎疯狂的话语仍回响在她的耳边，如根尖刺深深地扎进了她的心底。

后天是儿子大学报到的日子，从小就省心的他把重物都快递到学校去了，生活用品和衣服也帮他井井有条地放到行李箱里。梨子也在收拾自己的一些必需品，再带一些吃的水果和喝的奶等。为了能跟儿子多待一天，所以提前出发一天，到大学所在地著名景点旅游一下，小吃街吃一下。拿的东西稍微多一点，需要一个大大书包。

“果果（儿子的小名），用一下你的这个书包。”梨子边说边倒里面的东西，冷不丁儿子跑过来，一把夺下书包，“不让你用，里面有俺的画

纸。”儿子酷爱动漫人物，更痴爱画动漫人物，前一段时间专门从网上买了几节有关的课程，梨子好几次看到儿子待在自己的房间内画着自己喜欢的动漫人物，她曾经偷偷看过，栩栩如生的人物跃然纸上。

“回来再放进去，不会给你弄丢。”梨子知道它对儿子的重要性，她把掏出的画小心翼翼地放进抽屉里。儿子不容分说，抢过来重又放回书包，“不让用。”儿子的语气不容置疑。“妈妈把最好的都给你，只要你说喜欢的，妈妈都给你买，达到你的要求，你看你连一个书包也不让妈妈用？”越说越生气，梨子甚至甩下了一句狠话：“妈妈伤心了，明天不送你去了。”这句话刺激到了儿子，他近乎绝望地喊着：“你一点儿也不尊重俺，从来都是。”此言一出，梨子大吃一惊，平常自己努力地放下父母的架子，与儿子朋友式地相处，每一次说话的语气用商量的调调，也不下命令支使他，啥时不尊重儿子啦，她怎么想也想不出来。

“我怎么不尊重你啦？”她的声音也提高了几十分贝。

“俺高中的书包也不问，就直接卖了！”高考结束后，儿子的书与资料全部放在两个大大的收纳盒里，占据着小小的客厅。梨子想：这回可好了，考试完了，全部没用了。她就联系了一位收废纸的师傅给处理了。前一段时

间儿子找她要一个本，她收拾的时候就没见过，就说没见过。当时儿子就非常气恼，嘟囔了几句就过去了。这次又翻起了旧账，看来这个本子对他非常重要。问他是啥本，记的是啥，他也不说，只是让梨子看能不能找回。卖了好多天，早不知道移动到何处，这与大海捞针没什么区别！

一个要用，一个不让用，双方僵持不下，17年了，梨子还从未见过儿子发这么大脾气。她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，没有征求儿子的意见就就把他的书本处理掉，确实太武断了。

梨子坐不住了，她推开儿子房间的门，他眉头紧锁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“果果，妈妈错了！”说出这句话来，梨子心里轻松了许多。儿子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妈妈竟然向自己道歉，他的眼角湿润了。

“妈还要主动向你承认错误，今天下午打扫卫生的时候把你的手办摔碎了好几个。”说句掏心窝的话，梨子早就想把儿子这屋彻底收拾一下，往常儿子从不让动他的东西，屋里的东西堆得杂乱无章。梨子把同类的归整到几个不同的收纳盒里，把地拖了一遍又一遍，床头柜擦了又擦，犄角旮旯的地儿需弓着腰，墙上面有三个放手办的木头托盘，她用湿毛巾擦着床头的里面，擦完起身时，头一下子撞在木头托

盘上，上面的手办“啪、啪、啪……”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掉下来，更可恨的是其中的一个托盘也掉下来了。她心慌不已，这可是儿子从网上买的限量版的《灌篮高手》系列，毫不夸张地说，平时她都没机会摸到。她知道自己闯了大祸，怎么办？最好能原封不动地立在那里，不让儿子看出来，她去工具箱里拿来一把锤子，让墙上的两个钉子尽量融入托盘内，木质托盘锤得裂开了好几道缝，但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，她把地上四分五裂的手办一个个拾起来，有一部分不能站着放了，因为下面的一个台子与手办分家了，摔断了。她无奈地把受伤的手办藏在儿子抽屉的最下面，只要他明天离开，就啥事没有了。

梨子如一个做错事的小孩子，惴惴不安地望着儿子，她猜想他一定会暴跳如雷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让她始料未及的是，儿子心静如水，一点发火的迹象也没有，这太不正常了。“妈妈，我早就看出来。”原来他拿相机准备拍晚霞时，瞥见了一只残缺不全的手办，要不是用书包这一回，这事就这么过去了。

过往的折折叠叠，是一路行来成长的斑斑点点，何须刻意忘却，暂时合上记忆的书扉，待经年此去，信手翻阅，必有一番情怀描摹着那过去的峥嵘岁月，成为醇醇香茗中的一片绿叶。

## 十月的滚雷

(外一首)

□ 毕学文

深秋的雨下得这么大，像东边的大海不小心倾斜到了西边  
天地还给了混沌，闪电还给了深蓝  
倚在窗槛的人，脸上有了片刻惊悚的神情

十月的滚雷由远而近

在雨水的琴弦上轰鸣，低沉的音调  
让一片坠落的树叶微微颤抖  
星空消弭在雨雾里，几只白鹭躲在溪岸边  
对着天空发呆，它们惊诧于自然的隐形力量

雨水越大，越像迷茫的尘世  
有的灵魂失落在渐冷的街边，有的生命  
却选择逆袭出生  
活着本就是一种远行，恰是这滚雷替万物释放了胸中的块垒  
而我相信，雨水过后的日子定会呈现瓷器般的澄澈之美

## 重逢

夜深了，我依然在看巴特发来的画面  
这是晚秋的莫日格勒河，比去年更显冷峻  
明如玻璃似的蓝丝带，在起伏中迂回  
无声地滑过我的指缝

我问巴特，九月的牧草长得还好吗  
“比去年还要好”，说话间  
我好像看到了他身后寥廓的草原——  
绿松石一样的冰草，映衬着  
巴特那匹闪烁着枣红色鬃的马  
紫罗兰一般的秋夜，马打响鼻的声音  
宛如整个草原的呼吸

马是巴特的命根子，我曾看到过  
他把割来的上好冰草，一束一束地喂马

看马用舌头卷进草叶，巴特的双手才一点点放开，马咯吱咯吱咀嚼时  
金黄的夕阳落在莫日格勒河上，余晖勾描出

巴特健硕的古铜色剪影。喂完马  
还要把打捆的黄色苜蓿扛进马厩  
他要在雪季来之前，收割更多的苜蓿  
那些苜蓿花，像散在草原上的繁星  
巴特知道，他和繁星之间隔着一场薄雪  
马厩的苜蓿满了，雪再大也不怕了

今夜我独饮一杯，那是为巴特准备的酒  
恍惚中，我和他似已重逢

## 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邮箱：lzc\_bfk@126.com，或登录“文学现场”网站，选择晨报《齐迹》副刊板块投稿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、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谢绝一稿多投。

## 遇见

□ 董丽

我在楼下小广场的角落里发现了一株植物，上面挂着或紫黑或绿色的果实，这突然的遇见，竟让我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激动。这株植物就是小时候常吃的“洋茄子”。

我从小在农村长大，农村的孩子，大都是散养的，在田野里和地里的庄稼一起长大，对田野有着深厚的感情，也对乡间的各类植物情有独钟。物质匮乏的年代，“洋茄子”“茅草根”“谷荻”“酸溜溜”等都是我们的解馋佳品。

在农村，“洋茄子”随处可见，田边、路旁和沟边都是它们的领地。它生命力旺盛，任凭风吹雨打，人走车碾都挡不住它积极成长。“洋茄子”叶子为椭圆形，开白色的小花，嫩黄的花蕊，花瓣呈五角星形状，很雅致，像小家碧玉。花落后，长出一串一串

的果实，五六粒在一起，圆溜溜的。没成熟的时候，果子是青绿色的，很硬，不能吃，有毒。我们喜欢拿着这些青色的小果子当子弹，互相扔着玩。成熟以后的果子紫得发黑，如同秋后地里成熟的黑豆，圆润饱满。

我们几个要好的伙伴经常把成熟的“洋茄子”撸下来塞到嘴里，用牙轻轻一咬，那些紫黑的果子瞬间爆浆，一种甜甜的、酸酸的味道弥漫开来，一同弥漫开来的还有吃到美食后的喜悦感。吃够了，再装满口袋带回家。现在想来，那个举动很愚蠢，因为“洋茄子”和桑葚一样，都是“有色”食品，它的颜色沾到衣服上很难清洗。那一口袋爆浆的果子往往邀功不成，反受其害，总是被母亲责骂。

走出乡村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见到那些酸酸甜甜的果

子，它在我的生命中好像销声匿迹了。

如今仲秋已过，天气转凉，这株“洋茄子”是怎么来到这个小广场上的，躲在这个角落里的呢？或许是风吹来的吧，或许是被动物带来的吧，抑或是被鸟儿衔来的。其实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在这个角落里依然生长旺盛，绿意葱茏。丰盛的果实在枝头摇曳着，似乎并不介意秋深风寒去日无多。“洋茄子”是坚强的，只要有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，它就牢牢地抓住机会，绽放生命的绚烂。

我轻轻地摘下几颗成熟的果实，慢慢地送入口中，细细咀嚼其中的滋味。那些果子轻轻一咬，依旧在嘴里爆浆，酸酸甜甜，还是小时候的味道，那也是乡愁的滋味。那些童年的回忆混合着乡愁

的味道在这个秋日清澈的午后像电影一样回放在眼前。或许，世间的遇见，总有它的理由吧。前世五百次的回眸，才能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。这次的意外遇见，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在安排。

我是在走出乡村之后才知道“洋茄子”有一个很雅致的学名——龙葵，是一种药材，植株可入药，味苦性寒，散瘀消肿，清热解毒。实在想不到我从小就认识的这种植物，竟然有一个如此精致的名字，而且全身都是宝，不仅治愈着我们的胃囊，还治愈着我们的身体。原来我只知其一却不知其二，不禁对它肃然起敬。

虽然龙葵的名字精致，但是我依然喜欢喊它的俗名“洋茄子”，亲切，朴实，一如小时候的玩伴。怀念那些在一起肆意疯玩的年少时光！